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

其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欹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

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

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巳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

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朝之義猶旦也又謂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葦酎椒栢服桃湯食膠餳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鬱壘爾闔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

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豳風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

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刑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為眞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為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

衢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即連臂諠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有司禁之綵棚鰲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鏹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者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窈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餔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窈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

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
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
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虫蟻又以灰
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虫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
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

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爲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别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爲天正節八日爲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囘謂之

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鄰者隣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爲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爲窮月新爲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聽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針線者亦以此也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

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絙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强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絙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況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毀冠裂裳不

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內僕司車與諸軍容使為繩橛之戲今亦不行令清明寒食時惟有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為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為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悞而以為龍星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而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宣豈可必謂古之是

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狥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令人謹愼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巳然改火之不行似巳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眞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楡杏而齊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舄履相錯日暮墦間主客無不頹然醉矣夫墓祭巳非古而况以焄蒿悽愴之地爲謔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巳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

三日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耶

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是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

巳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巳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巳恐卽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于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葶藶之屬非一草也薺葶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

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爲小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蜻蜓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

挂槃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陁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菖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鬬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

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幷噴屋壁牀帳嬰兒塗其耳鼻云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亾國者高緯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即不五

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亇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扵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間有如皆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

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

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堦前鳴促織冬至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争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

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强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眞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

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獲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

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即有凉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九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凉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既偪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禾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

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貙婁楊子曰不膢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膢則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上天列宿橫被汚衊亦不可怪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凭肩誓心願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瓜菓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

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壻亦代送至莆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罄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餖飩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

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目連因母陷餓鬼獄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乎弗思甚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唐然耳閩廣

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撝謙爲余言少時

嘗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眞人間所未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也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雀入大水爲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百爲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爲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

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爲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餻自是古制令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

而菊獨言有者殞霜肅殺萬木黄落而菊獨有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黄者秋令屬金金以黄爲正色也

吕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餻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餻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爲純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

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卽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也

道經以正月望爲上元七月望爲中元十月望

爲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爲五府猶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於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爲天官秋爲地官冬爲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三而遺其二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始罷之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

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

其日履長卽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　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

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不知繡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

是始効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爲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爲臘晉以丑日爲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爲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爲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

二月臘日爲王侯臘

臘之次日爲小歳今俗以冬至夜爲小歳然盧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歳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歳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太平廣記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儺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之護童侲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即民間亦無此戲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令閩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酉陽雜俎

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令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太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棄市蓋田蚡必欲煞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令

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圜扉而已浩蕩之恩視

之往代爲獨廣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録之

日生雙耳斷風絶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　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

羊凍死　春丙賜賜無水撒秧夏丙賜賜乾死
稻爙秋丙賜賜乾谷入倉冬丙賜賜無雪無霜
　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秋巳卯
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雨落五更日曬
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
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
戊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
霞走千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
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

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　前月廿
六七後月看消息　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
挂銀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
澆麥秀風搖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梅裏雷
低田被水埋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
河水乾坼　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
晴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六月無蒼蠅
新舊米相登　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

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　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　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

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
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
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
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
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
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
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

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風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

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四月以後始如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頻見傳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對季孫謂火尚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謬而不攷之聖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何以爲孔子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二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歲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

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况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

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槪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

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蹐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而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

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朔於建武
行於永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
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
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
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
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
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
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　國朝
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杪此即聖人

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晷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三才周萬物窮術

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頴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羲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卽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

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況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朓朒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斂晷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

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

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眞形南面有御製
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
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
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云中爲
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
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
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餘里已南
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

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即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未敢信也

大撓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
於是有閼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邴章劍昌
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
虎兎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
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
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
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曆日所
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益知當時之作此原

非爲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卜筮而已治亂吉凶考之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遍天下用之矣而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亾日出行泚任矣而諸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灾殺大禍歲殺歲刑金神將軍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絶氣長短星空亾赤口天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往亾八風九良星絶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土瘟

天狗大敗蚩尤官符死炁飛廉受死火星河魁
鉤絞焦坎游覇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
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
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佹難二星之躔度
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
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
獰獷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旣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日順之者昌逆之者亾未必然也夫漢初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而已而子長尚以爲未必然況今日天羅地網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二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臨蓐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爲寶以困爲伐耳

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謬矣紂以甲子亾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破陰陽之忌矣雞猪薤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世之言也聖人巳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也蓋向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說爲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

其徵應而不可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丸上下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歷代國史相沿爲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故灾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異宜爲灾祥志

而不宜爲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志謂佛法以此三月爲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謂之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

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
五行有中生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讐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

金本尅木而木得金廼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

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

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寇讐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钁所及應時烈熖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五雜組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爲分野之說最爲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溯開闢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

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爲四交之中當二儀之正四夷炎凉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其星變則其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况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

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

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棄安南實十三省也

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太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堦非有百雉九重之制袗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爲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

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郟鄏始爲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爲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

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燕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即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强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爲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爲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旣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爲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

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惓以爲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亾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嘆天塹之不可越苻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

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楊佺難等奔喙不暇其後若盧循乘虛直搗蔣山居民荷擔而立孟昶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寄奴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勍卒奄至雞山據北郊壇剥牀以膚何急也霸先從容談笑俘四十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絶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勢逸頓殊一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餘載莫强於秦符堅莫盛於魏道武而

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　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盡山後十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爲故物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强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　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我　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爲根本之地而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形勝已不相若矣而況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　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

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　燕王之英武雄略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興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　國家有也故　太祖之封　燕王與　文皇之定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荊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　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

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縣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眞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　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爲最盛今禁中梳粧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

其有兩都故　王師一至卽時北遁而山後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荊襄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

無大異且以邊塲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卽今眞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卽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遙祭之實非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鎭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岳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

封之耳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卽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爲南岳鍾山爲東岳點蒼爲西岳衡霍爲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鬬而不勤本業今因
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士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緇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錯騶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

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儒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土沉厚

而慧撓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獰悍耳

今　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絶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奸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絶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令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
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讖
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
河之水以濟運道　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爲害
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
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
旱輒涸旣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閘又分而
爲二其勢遂微毎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
極力挑濬設閘啟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

雨則枯爲陸矣

延河之開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挑濬之費閘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倅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

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閒一舉行以濟運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即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斗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

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為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濵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蓋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

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陸有滄沮洳泥濘亦可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嬾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薅草而車戽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餘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無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

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而其末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紆廻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　陵寢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

今日則上護　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謗怨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蠭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如漢武沉璧李塞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

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聞風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旣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況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旣廻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

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黄河濁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濟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滅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

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堧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

濵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況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

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逾江漢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犇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

三吳歷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蓋其百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嘗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漯也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

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滙也四瀆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

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

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鉤盤在獻縣

東南鬲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

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東今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琅琊而後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為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閈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絶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冄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冄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産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堦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

當即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為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為祚愈促我 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鍾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縣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鍾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鍾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廸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

矣

建業之似閩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二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戸閩中以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

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也沈之富甲於江南　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　太祖屢欲殺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

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云沈造數橋自以為能詡其子婦婦恚自出已財為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云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黃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飭於尨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卽西湖

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綏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閒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爲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榦朝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雨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窻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

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窻隙而塔影未必入卽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　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

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寔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粧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寛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廛肆此亦必然之

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戸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來一二爲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槩欲拆毀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嫺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

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葢覘四方之人人皆以爲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姝不知其巧者乃所以爲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亾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葢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析眞所謂彌天之網竟埜之罘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晳即窮巷下傭無不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黒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物也靈璧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璧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屛風價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爲几殊不俗也

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許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蝕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傅之其價亦不貲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

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絕高者五六尺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巒礧磈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薈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

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葢亦宋人墨蹟也楚陳玉叔官金陵舁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䰟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

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艱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即覔人舁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坰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割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爱靈璧一石而命五百夲舁至臨安鄭
璠得象江六怪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滎陽勞
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怪艮嶽石綱終貽北狩也
以此爲雅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玩諸石氣
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耳
目之娛毎至樹木茂密烟靄凝浮一種賞心非
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酉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

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卽風雨唐詩石燕拂雲

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郎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眞能飛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煅爲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爲陽精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

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洌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有不能盡符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癭重水之人多尰與躄甘水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痤苦水之人多尪與傴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人多戇險水之人多癭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癭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井泉皆苦其地多鹻飲之久則患痞惟不食麵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

一草一木即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矗起如白鹽者無數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痞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

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卽輿儓下賤無有蠢濁肥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耳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泠爲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爲七陸竟陵之品泉則以康王谷爲第一次之濂水慧山蘭溪以至於雪水凡二十而揚子中泠居第七矣此果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

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爲二子之論但據生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絶域者不與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

人即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瘧蓋其氣味與五臟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癭井水亦有絶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洌勝山水則兼甘與洌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泠錫山等泉人所共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

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喝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鑑賞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煉

炭之法也北方每霪雨時取棐几滑淨者於空中盛倒入罌中亦與南方雨水氣味無別也人生飯麤糲衣氈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即不失正味矣氷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即生孑孑飲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葢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藴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

尋泉脉隙處潛通即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椀許吸盡復出閶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盌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

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喝從山背而下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黄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礜石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硫黃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琉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宫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宫中礜石湯之句其爲礜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硫黃氣相傳朱砂在

其下一日有樵子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怪歸以語人翌日鄰里競往覘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闤中之穢雜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蒲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怪水之投水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

始爲南冷豈眞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迴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輒死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

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也至於蚌蛤蝤蛑蠣之屬積殼廚下暗中皆生光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

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候雲氣浡鬱如眞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卧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眞山眞水隨意所擇築莬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

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絶卽善繪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

嶺纍纍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攝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童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壁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

花木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胡氏二園者皆據嵩少北邙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偏而後人爭効之然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眞山而僞爲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疎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偪側之地又含野意

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鬬麗勿太巧喪眞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毁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槩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刱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鬬鉅麗已也

紈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傳也拘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憎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瀉壞沙塞陋域空藏白鏹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

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勲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爲池疊蠣房爲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

向而書晦翁擢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盌山如筆架水環其中蜆蜥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

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檻必曰天光雲影濠濮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筠塢日渉市隱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閩最多江右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疊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

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氷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

楚有丙穴漢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戊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下第貧乏大笑而巳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近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韋庶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有該臺景王作也該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

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堦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巳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疊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爲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怪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凄凉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

宏麗者也東昏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紜無已山石皆塗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

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末鑒也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亾某敗某絕人自改換墻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即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

其敗也價值愈高賤賣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即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關况今世哉

古人覩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者廁也

厠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厠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厠如晉景公如厠陷而卒漢武帝如厠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厠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厠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漑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厠之便乎

武帝如厠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

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黷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郎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帨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蠅

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閤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閤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

太守閉閤思過卽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唐正衙日喚仗入閤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閤蓋中門不啟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傍門爲之閤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閤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閤令　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閣東閤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閤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閤閨卽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閨閤槩作

閨閣至以　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不覺其非葢黄閣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若稱閣下爲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爲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藩省多揭紫薇爲堂名而叅知署額多稱薇省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

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唐制中書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　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　勑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馹多通用而不知

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者舖遞也旣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言驛舖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以馹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横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

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

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弑

於西弄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衖今京

師訛爲衚衕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荆公

詩卧占寬閒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量

田尚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

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二畞爲雙皇華老

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窻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賤隷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宀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聞賣乾柴

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廉頗墓亦然是鬼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瘧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

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趂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朔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日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閒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廵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內市多是內人嬴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歲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邐極

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則天下瑰奇鉅麗之觀畢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紈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眞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

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